

读书日话“读”“书”

□ 顾军



4月23日是“世界图书与版权日”，这个节日又被称作“世界读书日”或“世界图书日”，主要用意是推动更多的人去读书和写作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“读”和“书”。



“读”的字形演变

先来看“读”。“读”最早见于篆书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读，诵书也。从言，声。”“读”字左边的“言”代表“读”的意义，表示“读”的意义与说话有关；右边代表读音。“读”本来的意义是诵读并理解书



视觉中国供图

的意义。楷书、草书和行书的字形，基本上是在隶书的字形基础上沿袭下来。简化字的“读”，左边的“讠”是“言”的简化，右边的“卖”保留了“賣”的轮廓。

根据《说文解字》的解释，“读”本来的意义是诵读并理解书的意义。《孟子》：“诵其诗，读其书，不识其人，可乎？”意思是：吟咏他们的诗，诵读并理解他们的书，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，可以吗？后来可以表示“阅读”。陶渊明《五柳先生传》：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。”意思是：五柳先生喜欢阅读书籍，但不在一字一句的含义上过分深究，而重在感悟。

上面这几种常用的意义对应的读音都是(dú)。“读”还有另一个读音(dòu)，这个读音对应的意义是句中的短暂停顿。韩愈《师说》：“句读之不知，惑之不解。”这里的“句”指的是句号；“读”指的是逗号，后来常被写作“逗”。



“书”的字形演变

再来看“书”。金文中的“书”是由“聿”和“者”两个部分组成的，“聿”像是一只手拿着一支笔的形状，表示意义；“者”表示读音。篆书中仍然保留着这种写法。在隶书和楷书中，“者”被简省成了“日”。不过也有人认为下面是“曰”，表示把说的话记录下来。楷书简化字中的“书”是草书楷化的

结果，也就是把草书的字形变成楷书的一种写法。

“书”本来的意义是书写、记载。《广雅》：“书，记也。”书籍是书写内容的载体，所以，书后来又指书籍，也就是装订成册的著作。《论语》：“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？”这里的“读书”就是指阅读书籍。再如，史书指历史书籍；书城指拥有众多书籍的地方，现在常用来指售卖书籍的场所。

“书”还可以特指记载成文的信件。杜甫《春望》：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”“书”又特指文书，文件。《木兰诗》：“军书十二卷，卷卷有爷名。”“书”可以用来指汉字。《荀子》：“故好书者众矣，而仓颉独传者，一也。”“好书者”是指喜欢汉字的人，仓颉是一名史官，在民间被视作汉字的发明者。

“书”又可以专门表示汉字的字体。“篆书、隶书、楷书、草书、行书”就表示汉字的各种字体。因此，“书”还可以表示书法。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：“悦亲戚之情话，乐琴书以消忧。”这里的“书”和“琴”相对，指的就是书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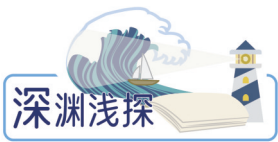
“书”还可以指汉字的造字法则。《说文解字》的“六书”包括象形、指事、形声和会意等造字法则。如甲骨文中“牛”和“羊”就使用了象形的造字法则，字形都突出了角，但“牛”字的角向内，“羊”字的角向外，就很好地抓住了这两种动物的特征。

图书可以陶冶情操、丰润生命。一个人无论身处怎样的时代、境遇，从书中得到的启迪和乐趣都是受用一生的宝贵财富。读书不但代表着态度和责任，而且体现了境界和情怀。

(作者系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系副教授)

不能证伪，不成科学

□ 叶李华



凡是以模拟世界为主题的电影，例如家喻户晓的《黑客帝国》，都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共通点：不会把计算机的模拟程序设定成完美无缺。

可想而知，这并非编剧欠缺想象力，或是懒得动脑筋，而是在“完美模拟”这个大前提下，无论剧里剧外都不存在破解之道，根本发展不出引人入胜的故事。

因此，假设我们这个宇宙真是一组毫无瑕疵的程序，人类也无从知晓万事万物皆为0与1的组合。倘若有人声称真相正是如此，你举什么证据都无法反驳，只要他咬定“全是模拟出来的”，你就不得不俯首认输。

另一方面，如果类似科幻电影的设定，这个模拟程序有点漏洞，应该就有可能找出来。事实上，已经有学者在量子力学的框架下进行研究，并且正式发表过论文。

上面这个例子，大可推而广之：面

对一个能自圆其说到无懈可击的理论，不论多么荒诞不经，科学家也没有置喙余地，只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。而科学家能够研究，或说应该研究的问题，或多或少要有罩门，亦即有机会攻击，甚至于推翻。

这正是目前全球科学界的主流观点，耐人寻味的是倡议者并非科学家，而是世纪级哲学家波普尔(1902—1994)。以哲学家的身份对科学界产生如此深远影响，波普尔可谓有史以来第一人。20世纪30年代，正值实证主义如日中天之际，独具慧眼的波普尔采用逆向思

考，强调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，任何一种理论、假说或定律都必须具有“可证伪性”，否则根本不配称为科学。

不过，难道证实就不再重要吗？证实乃是基本的科学方法，当然放弃不得，但若仅靠证实把关，那么如前所述，万事万物皆能佐证宇宙是个完美的模拟程序。试想一下，这是不是很接近神学语言了？所以波普尔真正的意思是，必须兼具可证实性和可证伪性，才有成为科学理论的基本资格。

举个简单的例子，生物学家曾经相信“哺乳类皆胎生”。因此，每当他们

新发现一种哺乳类动物，都等于验证一次这个科学定律。经过多次证实，它变得越来越可信，但被证伪的可能性从未消失。终于在18世纪末，由于鸭嘴兽的发现，一举推翻了这个定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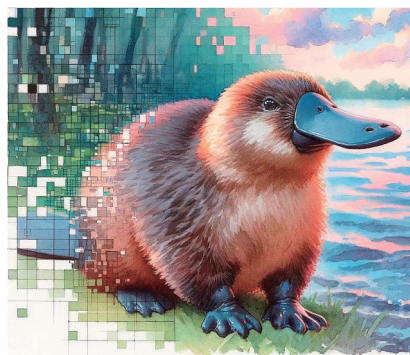
由此可知，就结果而言，证实和证伪并不对等。证伪只要实现一次，便会让一个理论成为历史，而证实则只能增加可信度与知名度。

例如一百多年来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面对无数考验，毫无例外赢得正面结果，便是成功案例的典型。然而，谁也不敢保证相对论永远不败，所以物理学家只会宣称相对论非常可靠，绝不会称之为正确的理论。

其实，无论在任一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中，都是只有欠缺正统训练的“半吊子学者”，才会使用“正确的理论”或“正确的定律”这种不严谨的说法。

既然可证伪性是自然与社会科学共同的试金石，意味着我们只能逐步逼近其中的真理，却永远无法真正触及。如果你因此感到沮丧，实在大可不必。要知道正是因为这个特质，科学家才一直能有新的惊喜，不必在意“科学终结”之类的悲观论调。

(作者系科普科幻作家、译者)



(作者供图)

延伸阅读

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时合称经验科学，而更简单明了的说法，则是两者同为发现规律的科学。因此，凡是以发明为导向者，包括各种领域的应用科学，以及数学与逻辑这两门纯靠脑力的学问，都不在可证伪性管辖之列。

举例而言，平面几何学的逻辑结构即堪称无懈可击，倘若有人导出圆周率小于3.14，那是因为他把圆画在球面上，并非颠覆了什么学说。